

精采每一天

梁香蘭 2007年12月20日

我低估了今次插喉手術。

十一月我的主診醫生說，我的尿酸指數急升，需要安排做插喉手術洗腎。當我覆診時那主診醫生放假，交了給個年輕的肥仔醫生跟進，我告訴他我在等國內的換腎手術，他說聽聞國內在奧運前已停止換腎，另外，我現今



的健康情況也不適合做這個大手術。我問他插喉的情況，他簡單的說插喉即是在你肚皮局部麻醉，開個洞然後"擺"條飲管咁大既喉入去。（咁手術痛唔痛呢？）打了麻醉針，唔會好痛 ge，不過你會感到自己 d 腸好似被人扯吓扯吓咁 lor。

四月的時候我在祈福醫院做了一個照胃鏡的檢查，是全身麻醉的，打針後真是什麼都不知道，檢查後醒來除覺得頭有點暈，沒有什麼不妥當，我休息了片刻，當天黃昏還即搭直通巴士回港呢！

我被安排十二月三日入東區醫院做插喉手術。肥仔醫生講得好輕鬆：你三號入院抽血及照心電圖，四號做手術，五號留院休息觀察，如無意外，六號出院。E~E，六號出院我趕得及當日搭船返澳門睇"帝女花"。

三號入院當日姑娘在我肚皮上畫記號，詳細告訴我插喉後會立即洗腎，第一次會先洗十個鐘，然後翌日出院。今次我聽到的訊息好像事情不是我想像中的輕鬆簡單，於是我第一時間退掉了"帝女花"的票。隨後收到 MONKEE 的電話，告訴我他們學生會剛與院長對話，院長順利答應下學期會增撥資源給多媒體，又告訴我他們最後的功課開工了，我也替他們高興，但心緒有點亂，又肉赤她的長途電話費貴，不及細說便匆忙收線。

第二天等做手術，不能喝水又不能進食，等到中午十二時都沒有任何動靜，我開始有些不耐煩，十二點半終於等到手術牀來，護士叫我換好手術袍戴好手術帽，上了手術牀便推我進手術室，當中的情景與電視劇"妙手仁心"沒有什麼分別。躺在牀上主觀鏡：醫院的頂燈不停在眼前略過，經過重重的自動門，來到手術辦公室，我看不到辦公室的模樣，只看到周圍的人都很年青，他們穿了手術室的綠色短袖制服，頭上都戴有手術帽。

推到偌大的手術室，燈光陰暗，然後電視劇常見的傘型六七盞的手術燈推到面前，並將一塊小小的旗牌擋在我前面，讓我看不到進行手術的情形。當一塊很厚的手術布鋪在身體上我開始有點緊張，我感覺到手術布在我的肚皮位置開了個天窗，醫生在這部份查了消毒藥水，確定了位置，便告訴我：依家同你打麻醉針。針打得深而且痛，無所謂啦，痛完這針便應該沒有知覺了。然後肚皮像給電鑽般界開，我想像到畫面，但沒有什麼知覺，不感受到痛；之後就傳來手術工具的聲音，那刀刀鉗鉗的碰撞聲是令人心寒的，那些男男女女的醫生開始閒話家常，他們好像是談論時款手機還是電腦的G B數，我無心裝載。突然感覺一樣硬物從肚皮中直穿腹膜而插入腸中，他們應該是把那本來軟而彎的喉管不知怎樣的帶到我的五臟六腑去，我覺得自己的整條腸管都在與外來的勢力鬥爭，來回拉扯的嘶殺著，怎麼不痛呢，簡直痛到入心入肺。我沒有叫喊，因為我不知道下一步會否更痛更難受，我只說很凍，他們便給了我張暖毯，我稍為覺得溫暖那醫生便說：拿呢一下會有小小痛（即係好痛！）突然大力一扯，我自然反應"呀～"一聲大叫，一陣的沉寂…。我問痛完未架，佢地話個一下痛完啦。突然又聽到男聲講：穿咗！（乜野穿咗？條腸穿咗？血管穿咗？）女聲：～等等，又嚇得我魂飛魄散，只覺得肉隨鉗板上，聯想到的都是些腸穿肚爛的畫面。在痛到我麻木的同時，我留意到牆上的鐘已到一時十分，我記得醫生說整個手術大概半小時左右，我問醫生做完未，他說快啦，他還說我好叻，手術很順利，待埋好傷口就走得嘞（我唔係叻，係驚到唔識出聲）。我一邊聽到手術員在數算手術工具的數目，一邊想著埋傷口的情景，我的肚皮應該割裂如豬皮般，現在就一針一針的將肉連起來，我預想又有一番赤痛，估不到我感受不到痛，原來麻醉針就是麻醉我的肚皮，所以手術的開始與結束我都不覺得痛。

當我被推離手術室，我不由自主地全身發抖、超凍，他們再給我一張暖毯，我還是覺得凍。上到病房，我還是一樣的震抖、一樣的凍。我要求要個暖水袋，他們說醫院不提供暖水袋，因怕病人不知冷熱會灼傷，只給我加毯，我不覺得毯暖，只得急電家人，火速送來暖水袋，當我的手感受到溫暖，我不再震抖，而暖到全身的時候，我才覺得自己從地獄重回人間，一口壓著很久的悶氣才慢慢呼出來。

晚上我的姪女來探我，我問她我個樣係咪好難睇，她沒有與我眼光接觸，只低頭說：做完手術係咁架啦。我知道自己好難睇，我被嚇到皮包骨，整個人都散了！

當晚吃了雙陪的安眠藥才能勉強入睡，朦朧間聽到有人叫我，原來已經是第二天，那肥仔醫生來看我，問我"擺"咗條喉之後覺得點？我話傷口會隱隱痛但不及腰骨的赤痛，腰骨的痛令我全身無力，他說我一定要吃東西，回復體力後便不痛了。我還問他：現在洗腎要開刀，將來換腎又要開刀，換完腎之後又再開刀拔喉那豈不是要開三次刀？他說：當你有得換腎時你會好開心去開刀（即係話洗腎會洗到你好煩，最好快D換鬼咗佢），換咗腎之後你又會好開心去"擺"返條喉出來（那條喉管要日日消毒，避免細菌感染）。

我有得揀，條路就係咁行。

今次手術令我想起一兩年前的一個晚上，我與學生們飯後茶聚，聚至深宵才回家睡覺，臨睡前覺得好開心，偷笑著：發達啦，發達啦，唔使自己生都可以有咁多子女……想不到這句說話個天係收到 ge！

來澳四年我的子女越來越多，有些同學還成爲好朋友呢。也許個天覺得我太開心，於是要我嘗吓開刀生育的痛苦，唔止生一次，要罰生三次，擺命！

又或者調番轉頭諗：我條命係註定要開幾次刀，天見猶憐，於是個天比個機會我去接觸年輕人，在他們身上找到動力，從而減輕生理上的痛苦……唔……應該係咁……一定係咁！

我現在每星期三／六要住院洗腎，每次洗 20 小時，肥仔醫生話你咪當每星期要搭兩次長途機 lor。我搭機與住院都一樣不能入睡，所以每次出院回家就抱頭大睡。

大概再在院洗多四次，便會有一星期每天朝九晚五的在院接受自己洗腎的 training，之後就回家自己照顧自己。

我的康復比想像中快。傷口早就不痛了，只是氣力還是不夠，每天在樓下散步二十分鐘，練練腳骨力。手術後一星期我才敢從鏡中面對自己：都唔係好瘦啫，面色好似仲好咗，冇咁灰黃。

我沒有心理準備這個手術是這樣活生生、血淋淋的（其實我由始至終都沒有親眼見到血），只是我的知覺令我將手術現場的聲音、聯想畫面以至於恐懼無限放大，我相信恐懼遠遠大過實際的痛，所以恐懼過後便不覺得痛了。

往後的日子我要好好的與我的身體溝通、相處；我要細心的閱讀它、聆聽它並照顧它；看看它每日的血壓多少，磅重多少及體溫多少。前半生我用軀體與時間來換取金錢，後半生又用金錢與時間來保護殘缺的身體，That is Life！

各位鄉親父老、叔伯姊妹：我無意在這裡祝大家聖誕快樂，為什麼要等到聖誕才快樂呢，我希望你們今天比昨天快樂，而明天比今天快樂；也不要等到新年才進步，今天比昨天進步不是很好嗎？

至於我自己呢，我要活好當下，今天的情況不比昨天差，已經很好了！

梁四月(April Leung)

當事人事後聲明：自己以為是從鬼門關"掙了個靚彎回來"的經驗，一個月後回想起來——車，有咩咁大件事啫，這只是為我們的中年危機拉開序幕，好戲還在後頭呢！